

古書考疑義舉例札逸

古書疑義舉例札迻



德清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發蒙百代梯梁來學固縣之日月而不刊者也諷籀所及小有懷陳爰記札耑以待商兌敢比箸糞非同續貂茲從迻錄付之梓人中華民國七年六月杭縣馬敘倫謹識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第五條 是道與首字通 謹案說文道所行道也從辵首段玉裁云首者行所達也首亦聲王筠苗夔並同嚴可均云當作首聲是也古文道作𡗗明從寸首聲道從首聲故周書荀子並借首爲道

第七條 案後與厚同義 謹案黃生云后從后從一疑卽古文厚字后者土之屬物莫厚

於土一指其事也故天曰皇天地曰后土皆尊大之詞其說是也說文厚山陵之厚也從

厂從亭

當在厂部今誤在亭部

屋古文厚從后土蓋厚從厂𡗗聲

段玉裁云𡗗亦聲然段云𡗗當訓𡗗則與山陵義無關但取𡗗聲

爲後起形聲字屋從后土后猶石也石部磬古文作𡗗右旁卽后字

又部反古文作𡗗此作

后仍從石一以指其事也磬從石聲從后

者如迹或從足責作蹟之例許書甚多 明后猶石矣說文后字下解語極迂回又后部

所屬僅一哂字哂訓厚怒也明取義於厚薄不取義於君后也若是君怒爲哂古無其徵
后蓋初文厚字因爲帝后之義所專乃作從后即古文石字從土之𡩶石在土上爲𡩶於六書
爲會意段謂后聲由不明后乃古文石字及形聲之厚作而𡩶廢更無知后爲厚初文矣后厚旣是一字
古多借后爲後則後亦可借爲厚莊子列御寇注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厚本作後亦
借後爲厚也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第二條 己茲酒惟天降命此二句乃倒句 謹案肇我民兩句文法與祀茲酒兩句同則

亦倒句也猶言惟此元祀與民更始耳

倒句例

第一條 謹案所舉是倒用字法非倒句也

第二條 與莊子在宥篇萬有億喪同一句法 謹案郭象本作萬有餘喪各本同此作億
喪疑字譌又莊子元文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郭注云故一身旣不成而萬方有餘喪
矣增身字方字解之仍未安此句如今語一不成而壞萬有餘則亦倒字非倒句惟檀弓

是倒句

第三條 謹案所舉皆倒字非倒句

第四條 漢書諸侯王表厥首稽首

謹案漢書作厥角鼐首此上首字是角字譌疑所据

本然又注中作稽或依注用今字也

第五條 謹案所舉亦倒字非倒句

錯綜成文例

第一條 如論語迅雷風烈夏小正剝棗栗零 謹案黃式三曰說文颶颶風雨暴疾也颶

讀若烈則烈爲颶之借字黃說是也聞之迅故知其雷知其風故以爲颶然則此是古人

文字謹嚴處非錯綜辭例又史記五帝紀暴風雷雨某氏古文尙書作烈風雷雨此以颶

字兼形風雷雨故冠於上夏小正剝棗傳曰剝也者取也栗零傳曰零也者降零而後取

之故不言剝也

從傳崧卿本各本降下有也字不安王筠論之矣

蓋棗須就樹取之故云剝棗

參詩八月剝棗正義惟桂馥謂剝說

文云裂也言棗孰蒂

拆裂而落有似於栗栗降零而後取之故云栗零

王筠夏小正正義引黃叔琳曰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栗房秋熟罅發其實驚

躍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與然則栗房多刺古人不知開房之法必俟栗自零落然後取之

是此亦是古人質直就事理而立言非

故爲此若錯綜然也

第七條 石五之與六鷁亦錯綜以成文夏小正梅杏棐桃則華緹縞上句先言梅杏棐桃而後言華下句先言緹而後言縞蓋古人之辭往往有此 謹案石五六鷁之辭公穀義不可破緹縞傳曰縞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王聘珍謂實當爲色聲譌也謂緹爲縞之色也孫星衍謂先見色而知其物即是先言其緹耳尋說文緹帛丹黃色然則緹縞言丹黃莎也猶曰黃華白華亦非故爲錯綜以異於梅杏棐桃則華也

孔廣森曰曰則者盡其辭也蓋猶曰盡華矣

兩句似平而實側例

第四條 尋趙氏之意謂趨由於蹶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

謹案趙注趨由於蹶疑趨蹶兩字互譌趨說文走也經傳多用爲疾走之義蹶說文僵也是僵仆乃由疾走之故觀今夫云云知必爲互譌矣然增皆是兩字以釋蹶者趨者謂是似平實側竊疑不然孟子文最暢達似不如此省澀尋意乃謂蹶者趨者皆動其心諛之躬行而可知也蹶者在上正舉其重趙注不解趨字但解蹶字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

自持亦說蹶者也似此詞實平列非前舉數端同例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第四條 趙注豫亦遊也案不遊不豫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又案亡當讀爲芒趙氏不知

亡爲芒之段字故解亡字曰若殷紂以酒喪國也 謹案易繫辭其辭游苟爽注游豫之

屬也尋游爲旌旗之流豫象之大者義不相屬蓋游古文作逕從正有行義故爲遊行豫

與游以雙聲爲義耳又案流連之義旣一荒亡之旨亦同流連以雙聲舉義荒亡以疊韵

成辭荒借爲亡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荒作亡是其例證莊子繕性雖樂

未嘗不荒也猶未嘗不亡亦荒借爲亡之證然則趙注未誤

第五條引詩關雎篇流求亦疊韵

第五條 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 謹案流放均逐去之義竄說文匿

也從鼠在穴中竄三苗於三危放之令自匿耳孟子作殺三苗者殺是殛之省文說文糲

粢散之也然則曰竄曰殺亦是放逐之義殛者說文云殊也殊死也然左傳曰流四凶族

投諸四裔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王注言長放縣於羽山絕在三年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

鄭志答趙商

曰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山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尋是諸文

繇非殊死惟呂氏春秋行論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然高注曰書云繇乃殛死先殛後死也是誘亦以殛之時繇未死也蓋殛乃極之借字故書洪範釋文左昭七年傳釋文並曰殛本作極極者致也文選東京賦薛注言致之羽山耳說文致送詣也又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則極繇亦言放繇矣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誅謂討治之

第六條 案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蹕然獨立蹕與卓同卓約本疊韵字莊子之淖約上林賦之淖約並其證也 謹案說文卓高也蹕蹕也並無獨義獨化獨立字皆爲權說文權特止也法言卓約誠以疊韵舉義然是以卓從約約與多對至若莊子之淖約上林賦之淖約管子水地淖弱以清之淖弱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其爲疊韵連字同而義殊矣以重言釋一言例

第二條 按上白字當重讀如此則文義自明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謹案孟子集註曰異於二字疑衍或闕文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曰江西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今案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以謂喻故曰異又因謂

于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爲長乎是詆其以白喻長之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又翟灝云異於二字絕句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書者於亦語之韵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竊謂二說非也趙註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云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人可也趙正重讀一白字說解甚順如金說異字絕句固得於字屬下語氣不順且下明有無以異於長人之長句法正司安得一被分割一爲聯綴乎如翟說於字當讀爲乎於乎通用盡心篇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論衡引兩乎字並作於如季孫曰異哉之例若於爲發聲詞或歎詞絕句者其例罕徵况亦難解於下句乎

古人行文不避繁複例

第二條

謹案釋文云九家亦作冊即借冊爲蹟冊責聲同部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惡荀

爽作亞云亞次也

釋文

然則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亞也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亂也一言

蹟而不可次第一言蹟而不可紊亂正當作蹟爲義長

語急例

第三條 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 謹案和借爲穌說文穌調也調穌也二字

固同義若累之本字作絜說文云增也一曰絜十黍之重也此据段玉裁說孟子係累累其子弟則絜之隸變亦作累

與解不相應疑絜與觸聲同部借爲觸說文觸佩角銳崑可以解結引申有解義管子白心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正觸解連文

兩人之辭省曰字例

第二條 後儒遂生異說以此一節皆爲季孫之言失之甚矣讀者不能辨別遂以傳曰公

明儀曰兩說皆孟子所徵引失之甚矣 謹案四書集註不依趙注以季孫子叔爲孟子

弟子以通節皆引季孫之言而云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金履祥謂季孫即魯季孫子

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全祖望謂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

鍾方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李惇謂季孫即季平子子叔疑

即子叔聲伯立孫子叔詣亦即穀梁傳之叔倪竊謂集註雖不從趙注而謂季孫子叔不

知何時人猶慎之全謂本非是時人未有說證李說於名氏雖偶合而使已爲政以下亦

無援證相度上下文義亦不應此一節通爲季孫之言自當如趙注爲通順耳公明儀趙
注謂魯賢人金履祥謂自公明宣學於曾子而公明高公明儀皆見稱於孟子高曾子門
人儀與孟子年輩相及閻若璩謂公明儀見檀弓注子張弟子見祭義注又曾子弟子公
明高亦曾子弟子疑高與儀爲兄弟宋翔鳳謂孟與明通即墨子公孟篇之公孟子竊謂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何秋濤孟子編年考魯穆公三十三年卒孟子九歲是時子思在衛事見通鑑蓋誤也伯魚之卒至此將百年矣然孟子自言魯穆公無入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而史記孔子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又子思年六十二考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歷悼公元公至穆公元年已得七十年則子思已前卒安得及見穆公然孟子去春秋不遠何致有誤惟子思卽年不止六十二及見穆公穆公尊禮之亦必在穆公初年而孟子生於穆公二十五年必不及師事子思而公明儀曾子弟子於孟子爲先輩故孟子屢稱之此傳曰公明儀曰自是孟子所引與上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說答滕文公者一例僞孫疏說似不誤卽趙注之意亦然周霄聞孟子三月無君則弔之說怪而先問次乃問及出疆載贄之義語氣緩急亦甚明若是周霄有此二說卽可次第而問矣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與出疆必載贄何也是周霄問語不加曰字省文

因此以及彼例

第三條 然則女弟謂之姨正以聲近而義通 謹案說文鵠之重文爲鵠莢之重文爲莢

莢說文作穉莢莢爲一字說
詳拙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周禮夏官雍氏鄭君讀如鬋小兒頭之鬋故書雍或作夷雍

從雉聲說文雉重文作𪔐然則弟夷古同聲妻之女弟謂之姨者合女弟二字爲之卽娣字也以娣爲同夫之女弟則取同聲之夷字別作姨字其實娣姨同義皆謂女弟耳

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

第二條 小匡一篇多與齊語同蓋管氏之徒刺取國史以爲家乘 謹案董增齡國語正

義謂齊語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文管子遠出左氏前必不豫知國語之文而襲之疑齊語全亡後人采小匡以補之正與此說相反竊謂齊語但紀桓公伯業文又與國語不類

本陶望齡說
似董說爲長

第三條 疑此五十八字乃他書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即用此篇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

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蓋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而古本相傳又不敢竟從芟薙姑存大畧耳 謹案今本列子非漢志箸錄之舊高似孫黃震以來疑者極衆近人何治運列舉

五證以明出晉人僞作皆塙然是當間亦嘗列十二事證其僞 見拙著列子僞書考此文成時未見何說故有數事

已爲何氏所明而猶遺二事未列其一則九淵之文也列子此文全襲莊書而作僞者未悉莊子之旨致於莊子所削者舉而列之自顯敗闕蓋莊子此章之旨如佛家所謂止觀成玄英林希逸德清俱已明之三機正當三止三觀其意亦與南嶽智者所說相契於古說九淵之中獨取三淵以爲比擬非是全無干涉所爲不列九淵全名正以其他無關耳僞作列子者不達則取爾雅雜而成之九淵雖具而文旨已絕矣似非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之例以雙聲疊韵字代本字例

第一條 集與就戎與汝雙聲 謹案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不必借爲就也說文就高也從京尤京人所爲高丘也引申有成義集借爲人說文人三合也引申亦有成義然則集以讀若字代本字非以雙聲字代本字爾女字無本字作爾女者許書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乃假借正例然其字即無正字凡音近者皆可通假故戎汝皆借爲之若以本字言之汝水名與戎兵也均非爾女本義似當別爲一例

第二條 篤者厚也言天厚降災咎以亡殷國也篤與毒疊韵 謹案說文篤馬行頓遲也是篤無厚義經傳訓厚者皆假借爲竺也說文竺聿也毒說文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

從艸毒聲筭古文毒從刀管据段本然則宋世家作篤者非借爲竺乃借爲毒也然毒之本

義疑爲害人之艸故從艸毒毒艸盛上出也正與往往而生義合往往猶毒亦聲說文云

聲者當以從艸毒爲句聲一字句說詳說文六書疏證蓋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是毒本義厚也是假借之義抑觀古

文作筭與害人之艸往往而生者殊無交涉段玉裁謂從刀者刀所以害人者也從筭爲

聲亦仍與艸無涉且此篆作筭者王筠謂段改徐錯本也攷錯本則汪啟淑槧者作蒔祁

舊藻槧者作筭据錯云竹亦有毒南方有竹傷人則死筭聲也則錯本是從竹不從艸蓋

錯以爲從刀筭聲桂馥引竹譜異物志等以證南方有竹傷人則死之說然與厚義亦無

涉徐鉉本此篆作蒔宋保王筠並謂從艸副聲說較善矣而亦與厚無涉又鉉錯兩本並

云從刀則不得以爲從艸自當以段本作筭者爲正從刀筭筭也是毒下厚也之訓乃

釋筭字然則筭非毒之古文其字從刀未諦何義亦未審何時屢入艸部爲毒之古文由

此言之是書之作毒史記作篤並非正字爲竺或筭之假借耳

第三條 卜之訓予雖本爾雅然其義絕遠余嘗疑此卜字即檀弓卜人師扶右之卜當讀

爲僕僕者古人自謙之辭故訓予與台朕陽一例非賜予之予也 謹案爾雅釋詁台朕

賚界卜陽予也郝懿行謂予既訓我又爲賜與說文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然則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界卜爲賜予之予一字兼包二義竊謂郝說非是台者詒之省文說文詒一曰遺也朕與倂並從夨聲借爲倂說文倂送也今謂予人爲送人是倂有予義陽與養賞聲亦同部或借爲養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康成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臧輔堂錢大昕並謂羊本養字傳寫脫其下養說文供養也與予義近或借爲賞卜可借爲僕即可借爲養詩之卜爾百福猶半耳

翼爾百福

翼讀若願今皆借願爲之此以讀若字代本字

傳箋訓卜爲予雖同爾雅亦自知其爲翼予之義矣然

卜與翼雙聲仍是以雙聲字代本字

以讀若字代本字例

第三條 凡讀若字義本得通故彼此可以段借也

謹案讀若字與本義有若可通有絕

不可通如本條所舉阮讀若昆阮爲代郡五阮關昆爲同也若爲得通又如上條像讀若養而像爲象也養爲供也亦非可通唯詔讀若据徐鉉本詔讀若謹義尙相近耳

上下文變換虛字例

第二條 禮記檀弓篇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案韋昭注國語周語曰

知政猶爲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長見篇曰知猶爲也知伯高而來者猶曰爲伯高而來者與爲爾哭也來者相對成文特虛字不同耳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則誤解知字而兩句不一律矣 謹案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此文爲爾哭也來者即知生而不知死者也知伯高而來者即知死而不知生也然則知字爲正義釋文曰來者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是陸所据本無哭字則爲爾也來者正猶知爾也來者爲當訓知不當訓爲

上下兩句易置例

第四條 按惚兮恍兮兩句當在恍兮惚兮兩句之下 謹案莊子至樂云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義本老經芒芴即恍惚芒乎芴乎即恍兮惚兮乎從兮象聲上越揚之莊亦芒乎芴乎在芴乎芒乎之上可据以正也不達古語而誤解例

第二條 旅距古語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行無據旅言其行之無所違也 謹案沈濂謂旅距即莊子列禦寇

篇一命而呂鉅之呂鉅懷小

俞正燮謂呂鉅謂其脊呂背脊強鉅也呂鉅卽強梁癸巳郭

嵩燾謂方言弋呂長也說文鉅大剛也亦通作巨大也呂鉅謂自高大莊子集

釋引

尋說文呂

爲古文齊爲篆文則旅卽齊之省文呂旅實一字耳鉅距並從巨聲故得通假呂鉅義如

俞說是也莊子以一命而呂鉅對上文正考父一命而偃正謂其強梁不屈耳

据他書而誤改例

第一條

禮記坊記篇引詩橫從其畝按毛詩作衡從其畝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

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經引詩上字旣用韓詩作橫下字亦必用韓

詩作由鄭君疑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故不從韓義而別爲之說曰橫行治其田也廣雅釋

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後人據毛詩以改禮記而注義晦矣謹案毛

詩作衡從韓詩作橫由橫從卽橫由義實無別橫衡通假古書例證甚多不煩引徵由可

借爲從者孫詒讓謂由用一字說見籀文述林惟於用字仍用衛宏卜中其所援證極塙

古佚叢書本玉篇由字作由卽用之古文傳寫微譌其形又音餘同反尤可證其爲用音蓋用卽庸之本字說亦詳六書疏證用從聲並東類故得通假

韓詩謂東西曰橫南北曰由卽毛詩之橫從記者引詩不必定從韓氏而其時尙知從由